



大会

Distr.: General
16 Januar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4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19/6 号决议，向人权理事会转交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享有文化权利的严重影响。她强调，这些属于人权问题，需要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对策，并概述了相关对策。她在报告中论证了文化权利可以为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发挥重要作用。

GE.17-00630 (C) 010217 030217



* 1 7 0 0 6 3 0 *

请回收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A. 定义和认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	3
B. 采取人权方针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	6
二. 国际法律框架.....	10
A. 相关国际标准.....	10
B. 联合国系统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分析.....	12
三. 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与文化权利.....	14
A. 艺术表达自由和艺术家遇袭事件.....	14
B. 知识分子遇袭事件和文化权利维护者.....	16
C. 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	16
D. 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和学生遇袭事件.....	20
四. 结论和建议.....	21
A. 结论.....	21
B. 建议.....	21

一. 导言

1. 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甚嚣尘上，对全世界人权构成重大威胁，并成为日益严峻的挑战，必须立即采取人权方针加以应对。在本报告中，¹ 特别报告员描述了这些现象如何严重妨碍享有文化权利，并强调了文化权利对打击这些现象的重要性。报告中，“原教旨主义”指基于一种宗教思潮的运动，“极端主义”指其他基础上的行动。方法上，报告突出了研究这些问题数十年的专家和民间社会人士的分析，以确保联合国听到他们的声音。向大会提交的后续行动报告将提供进一步详情。

2. 我们要在全世界努力捍卫思想自由及其依据。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拒绝平等和人权的普遍性，因此，能否坚定不移地捍卫平等和人权的普遍性是检验人权对策的标准。

3.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文化权利的侵害存在共性。这类侵权行为往往涉及文化工程，即基于单一世界观重新构建文化，强调“纯正”和对“其他人”的敌意，维持“荣誉”和“谦逊”，号称文化和道德优越性，强制推行所谓的“真正宗教”或“正宗文化”，并实行与当地居民的现有文化格格不入的着装和行为守则，扼杀艺术表达自由，遏制科学自由。这类行为还旨在限制妇女享有人权，限制所有人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往往试图打压与其议程相对立的文化表达。各类原教旨主义团体试图通过褻渎法、歧视女性的家庭法、骚扰活动、不符合人权标准的教育、侵犯人权行为和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惩罚与本团体的宗教理解对立的文化表达。极端分子经常在少数群体成员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争取享有平等文化权利时，对他们实施骚扰和打击（见 A/HRC/29/23 和 A/HRC/19/41）。

A. 定义和认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

4. 原教旨主义是：“为达到政治目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操纵宗教、文化或族裔特征的极右政治运动”。² 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宣扬符合其神权政治愿景的施政纲领，并将他们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作为法律或公共政策强加于他人，从而以霸权和强制的方式巩固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³ 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问

¹ 本报告提到的国家状况来自此前接受联合国机制和官员审议的情况，以及国家、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报告。本报告还参考了“‘Unless someone Hears Us ...’: a memorandum on fundamentalist and extremi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grave threat to women’s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School of Law UN Team).

² Marieme H dīe-Lucas, “What is your tribe? Women’s strugg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uslimness”, in “Dossier 23-24”, Harsh Kapoor, ed. (London,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2001), pp. 49 and 51.

³ Jessica Horn,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s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African context: mapping the terrain”, p. 1.

题特别报告员将原教旨主义的定义扩大为：包含任何主张严格和在字面上遵守一套基本信念和原则的运动，而不仅限于宗教运动。“原教旨主义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甚至不仅限于宗教范畴。说到底，它是一种不容忍差异的心态”（见 A/HRC/32/36，第 90 段）。

5. 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往往试图抹杀他人的文化以及文化和宗教的融合性，试图消灭文化多样性。⁴ 这种做法是滥用所谓的文化与文化权利作对。

6. 世界所有主要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存在原教旨主义。鉴于原教旨主义支持者的宗教主张，提出质疑特别困难和危险。不论哪一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都是不同于该宗教传统本身的少数现象，尽管是有选择地从中提取。没有任何宗教本质上是原教旨主义的，也不应将原教旨主义观点归咎于任何宗教的所有信徒。

7. 反对原教旨主义不同于反宗教立场。不论是不遵守原教旨主义教条的教徒，包括神职人员，还是非教徒，都经常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目标。教徒和非教徒都在打击原教旨主义的人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 原教旨主义团体往往试图强加一种政治化的宗教观点，这种观点对当地人而言是陌生的，旨在消灭当地原有的文化和宗教习俗。这些团体可能亲自或以虚拟方式走出国门，在许多不同国家同时招募追随者、筹集资金、培训战斗人员并采取行动。因此，不局限于一国，跨国采取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9. 特别报告员将“极端主义”一词与“原教旨主义”并用，是因为极端主义是联合国讨论的重点，包括不带有宗教色彩的运动。不过，下定义应始终保持谨慎，应依据相关的国际人权规范。概念具有相对性，有一个标尺，而极端主义观点在标尺尽头。

10. 极端主义是一个比原教旨主义更广泛、更无形的概念，但也更加模糊和容易滥用。因此，只要适用，就应使用“原教旨主义”一词，而“极端主义”一词则应当用于其他没有涵盖的情况。原教旨主义是极端主义的一种形式，打击极端主义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必须以原教旨主义为重点。

11. 见解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反恐中注意增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都曾批评国内法律对极端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的定义宽泛且模糊，无法限制行政当局的自由裁量权。这直接影响到表达自由和其他人权，这些法律被滥用，作为监禁记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的借口，虽然他们的工作与极端主义完全无关。

12. 特别报告员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存在滥用极端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概念镇压依据国际人权标准开展的活动的现象，这削弱了打击真正的极端主义亟需的力

⁴ “Gender and Fundamentalisms: proceedings of the Gender Institute: Gender, Culture and Fundamentalisms in Africa”, Fatou Sow, ed. (CODESRIA 2015).

量。她强调，有效打击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至关重要，并强调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人权框架。

13. 一些特别影响文化权利的当代形式的极端主义，执着于同质化国家的迷思，鼓吹族裔或种族优越或纯正，以及与自由和多元民主相对立的民粹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当代，极端主义对文化权利的侵犯许多来自政治极右派，极右派势力日益强大，已在许多地方掌权。

1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有助于确认极端主义的一套指标，这套指标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前处长结合社会学家的研究得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包括：

极端分子倾向于……试图……(重新)建立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不论是基于种族、阶层、信仰、族裔优越性，还是基于所谓的传统；通常拥有一套旨在攫取和掌握族群或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纲要或行动计划；……拒绝接受普遍人权，缺乏同理心，无视本族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权利；……拒绝接受多样性和多元化，拥护他们喜欢的单一文化社会；自称受到威胁……⁵

15. 联合国系统主要关注暴力极端主义，确认它有多重“形式和表现”(见大会第 68/127 号决议)，但基本没有对其做出定义。⁶ 最常见的情况是，联合国系统较少关注可能造成同样严重后果或最终导致更多暴力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迄今没有充分提及原教旨主义本身，尽管原教旨主义对人权造成严重影响。

16. 特别报告员还认为，必须认识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还必须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人权具有的固有危险性。一些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包括某些跨国政党，或许可以冒充“温和派”。但是它们通过支持歧视性法律和实践，为好战的极端分子提供了立足之地，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歧视性法律和实践与煽动宗教名义的暴力密切相关(见 A/HRC/28/66, 第 11 段)。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原教旨主义“心态……可成为此类侵权行为的意识形态基础”(见 A/HRC/32/36, 第 90 段)。

17. 政府不应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所谓的“非暴力极端主义”——通常包括宣扬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歧视，以及助长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暴力极端主义。这种错误最大的代价由妇女承担。极端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意识形态遭到全面的质疑和否认，否则不会真正解除武装。正因为违反人权规范

⁵ Alex P. Schmid, “Violent and non-violent extremism: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2014), pp. 21-22.

⁶ 教科文组织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教师指南》(2016 年)是一个例外，该指南第 11 页将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支持或使用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暴力行为来实现激进的意识形态、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人的信仰和行动”。

的意识形态与做法之间的这种联系，联合国不是单纯侧重种族隔离这种侵权行为，而是试图打消种族优越思想本身。⁷

18. 采取人权方针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应涉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一些政府拥护的理念和政策与暴力极端主义武装团体所倡导的类似，为类似政策的渗透提供了沃土，很难想象这样的政府如果不经重大改革，如何能够打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

B. 采取人权方针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

19.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属于人权问题。因此，不仅必须重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影响，而且必须重视它们对一系列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的影响，并采取人权方针加以应对。充分执行人权准则既是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也对如何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施加了限制。

20. 文化权利是人权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捍卫文化权利如今需要解决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消除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方面的歧视的政策，或依据国际人权准则促进艺术表达自由、科学自由和教育的政策，是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核心内容。

2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民间社会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例如巴基斯坦卡拉奇的T2F文化中心，为一系列促进对话和容忍的文化和知识活动提供了场所。该中心已故创始人——据称被圣战分子暗杀——Sabeen Mahmud 曾经说过：“你需要这样的时间和接触，听取他人意见并陈述自己的观点”。⁸ 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妇女自由组织在巴格达办事处举办的联合诗会“Freedom Space No. 1”，将不同教派的诗人汇聚一堂。“我们惊喜地看到，即兴创作的流行诗……创造了一种无差异的神奇氛围，性别、逊尼派、什叶派、年龄，什么都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⁹ 当政府监禁那些反抗极端分子作并受其威胁者，审查他们的言论，或没有为他们提供保护时，就是助长极端主义。

22. 艺术、教育、科学和文化是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最佳方式。这些并非奢侈，它们是创造其他选择、提供和平争论的空间、促进包容和保护青年不受激进思想蛊惑所必需的。在这个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抬头的时代，全球普遍提高了军事开支，削减了文化开支。至少，必须遵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关于政府将总支出的1%用于文化事业的建议。

⁷ 见大会第三九五(五)号决议，序言：“种族隔离之政策势必以种族歧视之理论为依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序言承诺防止并打击“种族学说”。

⁸ Open Democracy, “Sabeen Mahmud: ‘I stand up for what I believe in, but I can’t fight guns’”, 25 April 2015.

⁹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 “Towards a future without fundamentalisms: analyz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 strategies and feminist responses” (2012), p. 67.

23. 民主社会，从定义来看，承认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及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权，原教旨主义者在剥夺他人的这些权利的同时，有时又试图利用这些权利。通过宣传活动或武装行动打击整个群体，例如宗教或族裔少数群体、非教徒、妇女、难民和移民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或试图将宗教的一种解读强加给所有人，都是不能容忍的。国际人权法规定，不得合法利用政治信仰或参与权以及其他权利，侵犯他人受国际保障的权利。¹⁰

24. 政府必须确保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言论加以制衡，方法包括公开对抗这类言论和保障教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列出了教育的目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受教育的权利的第 13(1999)号一般性意见做出了解释。这样的教育应加强对人权的尊重，促进理解、宽容和性别平等，并体现人文精神。各国应推动文化，以维护文化权利。

25. 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再次投资文化领域，以便创造条件，让所有人能够以不断发展的方式，不受歧视地获得、参与和推动文化生活。关键是创造有利于文化民主的环境。各项方案必须特别促进：(a) 人的创造力；(b) 个人和群体参加或不参加其自行选择的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奉行自身文化习俗的权利；(c) 个人和群体不论群体归属和国界，进行互动和交流的权利；(d) 个人和群体享受并获得艺术和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权利。有必要维持现有空间和机构，并创造新的空间和机构，让人们学习、发展创造力、体验他人的生活、发展批判性思维，以及行使公民的参与权。

26.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采取的紧缩措施对文化领域的项目往往影响最大。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紧缩措施往往导致教育和文化等领域落入他人，特别是那些有原教旨主义议程的人手中。简言之，特别报告员深信，全面落实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对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7. 国家必须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特别是文化权利，这意味着国家必须：(a) 停止直接或间接支持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b) 保护所有人不在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团体的胁迫下接受特定身份、信仰或习俗；(c) 制定方案，旨在创造条件，让所有人能够不受歧视地获得、参加和推动文化生活。

28. 特别报告员特别呼吁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和国际人权运动团结起来，揭露和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一些人已经在没有太多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了很多年)，并支持那些在第一线抵制原教旨主义对文化生活侵犯的人士。

¹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

29.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在国际层面上开展战术合作，以阻碍人权保护工作的进展，特别是关于妇女人权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人权的工作。¹¹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例如在政治上似乎对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或匈牙利和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往往通过“互惠激进化”相互支援。¹² 他们往往使用相似的说辞，有相似的世界观；据报道，他们的暴力行为大约在同一时期激增，利用对方的行动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赢得支持。¹³

30. 因此，针对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每一种表现形式的各项人权斗争互为补充，而不应该互相对抗或剑拔弩张。不能说抵制一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而认为另一种就是合理的。每种形式都让我们不断想起全球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否则全世界的年轻人就只能面对在不同极端主义派别之间做出选择的惨淡政治前景。

31. 不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的是每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一方倡导人类平等和普遍人权，另一方则相反，有时是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致。特别报告员深感关切的是，许多政治、文化和媒体背景下，特别是因为越来越得到主流政党和候选人追捧，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说辞正被正常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强烈谴责了“对偏激行为的淡化”。¹⁴ 应当用人权准则，包括文化权利，来不断提醒我们不能接受愈演愈烈的对人类尊严的剥夺。

32.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分为不同程度。在某些地方，他们是在强大的国家和有效的民主制度下运作的民间社会行为方。他们或许不使用或鼓吹暴力，或只是偶尔为之。另一些地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不断壮大，国家政权相对较弱。最糟糕的情况是，在一些冲突中或冲突后的弱国，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的非国家行为方系统地使用暴力，甚至达到种族灭绝的地步。他们控制领土，能够实施最极端的人权侵权行为，被称为“超极端主义”。¹⁵ 还有一些地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方正式掌权，可以利用国家政权推行他们的议程。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民间社会可能同时被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的非国家行为方和专制政府包围，二者都设法限制维护人权的行动。然后，政府可以开始强

¹¹ See, e.g., Michelle Goldberg, *The Means of Reproduction: Sex,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2010).

¹² See Julia Ebner, “How far right and Islamist extremists amplify each other’s rhetoric”, TEDx Vienna Talk, October 2016.

¹³ See Ahmad Sultan and Omar Fahmy, “Militant Islamist groups believe Trump’s rhetoric will help recruitment”, CBC News, 14 November 2016.

¹⁴ 见 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4862#。

¹⁵ See 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 Report 2016”.

行实施原教旨主义议程的某些内容，以维护其政治权力。有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方在这方面相互勾结。

33. 每一种情况都对文化权利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未经控制的情况可能导致其他更严重的情况。需要针对各种程度的威胁采取预防措施。国家尊重人权的基本义务，以及尽责确保权利免受非国家行为方侵害的义务很重要，探索直接向非国家行为方追究责任的新方式也很重要。

34. 政府和非政府势力通过提供资助和违反国际标准的教育等方式，参与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海外推广，对文化权利造成了重大影响。必须记录、谴责和打击这些助长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因素。

35.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倾听地方上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者和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的维护者)的声音，其中一些人几十年来一直孤军奋战。虽然他们的专业知识无人能及，但很少受邀参加讨论战略的国际会议，他们的工作无人问津，也没有得到充分帮助。

36. 民间社会在采取不同战略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哪里有活跃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哪里就有这些运动的和平反对者。例如，天主教徒拥护自由选择权组织在整个拉丁美洲倡导妇女权利，从女性角度解读天主教教义，并制作了原创系列动画片“Catolicadas”。¹⁶

37. 然而，民间社会往往因结社自由受到限制，以及遭到逮捕、骚扰、威胁和暴力侵害，行使这些职能的能力有限(见人权理事会第 32/31 号决议)。有时，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社会团体反倒被贴上了威胁国家安全和“恐怖分子”标签。这严重削弱了与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作斗争亟需的力量。

38. 对抗原教旨主义者的民间社会行为方需要有资源、机构、曝光率和接触媒体的渠道，他们的努力才能化为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抗争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呼吁明确支持政教分离，以此巩固他们的努力。

3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也有一些民间社会团体宣传危害人权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议程并依照其行事，这是国际人权运动本身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¹⁷虽然按照《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但这些人权维护者必须接受《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权

¹⁶ 见 http://catolicasmexico.org/ns/?page_id=4464。

¹⁷ 例如，见 Observatory on the Universality of Rights (forthcoming 2016), “Periodic report on anti-rights trends at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evel”. 还请注意南亚主要人权维护者就“人权运动与致力于系统性歧视的团体和观点保持客观距离的重要性”提出的问题，载于“Global petition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storing the integrity of human rights”, February 2010. 可查阅 www.global-sisterhood-network.org/content/view/2412/76/。

的普遍性，依据国际人权准则行事。¹⁸ 那些推动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议程、旨在消灭这些权利的团体，以及那些削弱人权普遍性的团体，不能被视为人权维护者，虽然依据人权准则，这些人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但他们不应打着人权旗号，推进其破坏活动和图谋。

二. 国际法律框架

A. 相关国际标准

40. 取决于具体表现形式，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它们煽动的行动，可能导致侵犯国际上保障的一系列广泛人权。这些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完整和人道待遇权、免遭酷刑的自由、隐私权、见解、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科学和艺术自由、婚姻自主、全面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以及健康权、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不受奴役和类似奴役做法的自由、工作权、表达自由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必须特别关注妇女、少数群体、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难民和移民的权利。

41.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侵犯所有人权，而且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某些暴力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行为和/或国际罪行，包括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或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不论犯罪者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方，也不论这些侵权行为发生在何处，都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必须在这种如此多人权遭到更广泛、系统性威胁的背景下，看待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文化权利的严重影响。

42. 特别报告员强调国家有义务尊重人权并保护人们免遭非国家行为方，包括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行为，特别是保证人人有权就任何问题，包括宗教、文化和传统，不受干涉地持有和表达见解。国家还必须尊重和保护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包括信教的权利和“不信奉任何宗教和信仰的权利”。¹⁹ 此外，“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胁迫”。²⁰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府的行为，或是旨在通过胁迫或虐待来构建某些信仰、世界观和文化习俗的运动，是违反人权标准的。

43. 特别报告员特别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强调文化权利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文化权利意味着个人和团体均有权借助价值观、信仰、语言、知识、艺术、生活方式等，发展和表达他们的人性、世界观以及对自身存在和发展所赋予的意义。文化权利还保护

¹⁸ 见 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Defender.aspx。

¹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第 22(1993)号一般性意见。

²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二款。

获得和享有文化遗产、艺术表达自由和科学自由。国家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不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的干涉。《公约》第二条第二款禁止这些权利方面的歧视，第三条规定男女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4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三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保护艺术自由。艺术自由包括见解自由权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因为艺术也是一种表达信仰的手段(见 A/HRC/23/34, 第 11 段)。

45. 国家落实文化权利的义务也很重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的第 21(2009)号一般性意见载有许多关于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建议。特别是，根据提供便利的义务，国家应制定“政策，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便利使用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国家还应制定政策，使人们“能够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以及他人的文化习俗活动，并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并采取“措施，为在互相尊重、理解和容忍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建设性文化交流关系创造有利条件”。此外，提供便利的义务还要求各国制定关于尊重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的教育和公共宣传方案。落实的义务要求各国制定适当的法律和机制，让人们能够“有效参加决策进程，要求保护其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在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要求并获得赔偿”。

46. 文化权利不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权利不是侵犯其他人权的借口，不是歧视或暴力的理由，更不是罔顾国际法将身份或做法强加于人或强夺于人的许可证。文化权利牢固地植根于普遍人权框架。因此，落实文化权利必须不忘尊重其他普遍人权规范，落实人权亦不忘尊重文化权利(见 A/HRC/31/59, 第 27 段)。

47.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 5 条中，各国不仅同意“一切人权均为普遍的”，还表示“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

48. 普遍性是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有害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必须捍卫。国家削弱普遍性，就是在帮助和纵容极端主义。国际人权法已经一再明确抵制文化相对主义。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四条所述，任何人不得以文化多样性为由，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或限制其范围。²¹

49.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的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应保证传统、历史、宗教或文化态度不被用作借

²¹ 另见人权理事会第 28/9 号决议。

口，侵犯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和平等享受所有《公约》权利的权利”。²² 确保这些权利的法律承诺要求各国采取行动，捍卫所有人免遭私人和国家行为方虐待的平等权利。

50.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不受干涉地持有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有权不受干涉地持有和自由表达关于宗教、文化和传统的意见，意见的表达只受特定限制。根据国际标准，表达自由权包括有权发表即使被他人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视为异端邪说的言论。这一点对于文化权利，包括科学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保障，人类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51. 《公约》保障的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包括信仰宗教的权利，也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的“不信奉任何宗教和信仰的权利”。虽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宗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是无条件的，但是《公约》还是区分了宗教自由与表示自己的宗教的自由，后者受到一定限制。见第十八条第 3 款：

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中明确指出：“不得以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为由将[《公约》]第十八条用作歧视妇女的借口”。

52. 原教旨主义者有时扯上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试图在国际上推进其议程或掩人耳目。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第三十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的第五条的重要性，这些条款警示：这些文书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暗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从事任何旨在破坏本文书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起草者的初衷是防止拥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某些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有很多共同点——的个人和团体滥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某些权利。虽然这些规定可能被政府滥用，但也可以用来特意提醒人们，在解释某些权利时，需要考虑他人的权利。如上文强调的，打击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至关重要，但在此过程中也必须考虑人权框架，特别是对某些人权的限制。

B. 联合国系统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分析

53. 联合国人权系统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偶有评论，需要制定更系统的方针。不过，已发表了一些重要声明，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侵犯人权行为的意识形态基础表示关切。

²²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 28(2000)号一般性意见，第 5 段。

54. 2016 年，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探讨了原教旨主义对其任务范围内的权利的影响(见 A/HRC/32/36)。他强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的作用，并强调原教旨主义在与权力密切结合，被具有实权的实体采纳或默许时，对人权构成的威胁最大。报告认为，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防止极端主义发挥积极作用。

55. 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2006 年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下以宗教‘原教旨主义’形式存在的文化政治化已经成为保障妇女人权的努力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见 A/61/122/Add.1, 第 81 段)。前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曾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抬头，以及对其任务范围内权利的负面影响(见 E/CN.4/1999/58, 第 115 至 127 段)。他还呼吁制定“有关宗教极端主义的……最低标准规则”(同上，第 125(a)段)。

56. 人权委员会在 1998 年敦促各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引起的仇恨、不容忍及暴力、恐吓和胁迫行为，包括侵犯妇女人权和歧视妇女的做法”(第 1998/18 号决议，第 4(c)段)。

57. 1993 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有必要……根除妇女权利同某些……宗教极端主义的有害影响所可能产生的任何冲突”(第 38 段)。

58.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从未系统地分析过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本身，只是探讨了这些根本问题的表象，有时批评一下政府的人权侵犯行为。没有任何条约机构专门就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问题发布过一般性意见。一些条约机构提到过该问题，例如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突尼斯某份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促进妇女权利是防止极端主义……运动的最佳保障”(见 A/50/38, 第 262 段)。

59. 2014 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178(2014)号决议，鼓励会员国赋予青年、家庭、妇女、宗教、文化和教育领导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权能(第 16 段)。2015 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250(2015)号决议，其中强调了教育对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性。这些决议为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参与打击极端主义奠定了基础，特别报告员支持教科文组织的参与，但这需要充足的资源。

60. 特别报告员同意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意见，即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事实上也是打击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²³ 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无疑也是成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但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这一点没有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严重影响实现卫生、教育、促进包容社会，特别是性别平等方面的目标。

²³ 见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A/70/674)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促进包容性发展、宽容和尊重多样性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全球会议报告》第 27 页。

三. 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与文化权利

61. 在特别报告员任务涉及的大多数领域，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都引起了对文化权利的大规模践踏。以下案例应视为对人权更广泛的系统性侵犯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在前两份报告(A/HRC/31/59 和 A/71/317)中讨论了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等人员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A. 艺术表达自由和艺术家遇袭事件

62. 2013 年，前任文化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了一份关于艺术表达自由权的专题研究报告。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经常威胁这一权利。艺术家常被指责“亵渎”或“诽谤宗教”、侮辱“宗教感情”或煽动“宗教仇恨”(见 A/HRC/23/34, 第 47 段)。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锁定艺术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将创造力和表现力本身视为一种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家经常抵制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议程，并提供另外的选择。女性的艺术表达历史和实践往往被各类原教旨主义者抹杀。圣战团体 2012 年占领马里北部期间，有时禁止一切艺术行为，例如音乐。限制和侵犯艺术自由对所有艺术工作者和他们的观众造成一种不安全的环境，削弱了打击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努力。

63. 例如，2015 年，巴勒斯坦诗人 Ashraf Fayadh 被沙特阿拉伯的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罪名包括“叛教”和“宣扬无神论”(见 A/HRC/31/79, 第 SAU 10/2015 号案件，以及 A/HRC/32/53, 第 113 页)。刑罚后来减至八年监禁和 800 下鞭刑，但已提起上诉。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沙特当局对该事件的答复(A/HRC/32/53, 第 113 页)，认为将“叛教”和“无神论性质的言论”定为刑事犯罪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

64. 2016 年，特别报告员与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同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释放 BargMusic 创始人 Mahdi Rajabian 和制片人 Hossein Rajabian，他们因“侮辱伊斯兰教”和“非法音像活动”一同被判处三年监禁。²⁴

65. 2012 年，前任文化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对突尼斯艺术家和学者遭到萨拉菲团体实施或在其唆使下实施的威胁和暴力表示关切(见 A/HRC/22/67, 第 TUN 2/2012 号案件和国家的答复)。

66. 2015 年，特别报告员谴责 11 月 13 日在巴黎发动的恐怖袭击，该袭击刻意选择了人们享有文化权利的场所。声称对该袭击负责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将巴塔克兰剧院的摇滚迷称为“异教徒”。特别报告员呼吁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

²⁴ “‘Artistic expression is not a crime’ — UN rights experts urge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o free jailed artists”, 24 June 2016; 另见 A/HRC/33/32, 第 JUA IRN 4/2016 号案件和国家的答复。

“支持从西非到南亚乃至更多地区在第一线反抗原教旨主义对文化生活的这类侵犯的人”。²⁵

67.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了世界各地许多其他的类似案例，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凭借对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解读，遏制人们的艺术自由。例如，2015 年，新西伯利亚国立歌剧芭蕾舞剧院导演兼经理因为上演瓦格纳的歌剧 *Tannhauser* 而被解雇，据说是因为该剧冒犯了东正教徒，亵渎了“基督徒敬畏的一个象征”；²⁶ 又例如，美国的一些歌手因为性取向，被禁止在基督教节日期间表演，或被基督教唱片公司解约。²⁷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据报道，2016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听从一群穆斯林学者的建议，禁止一切户外音乐会。²⁸ 还有许多报告称，“印度的不容忍风气越来越重，那些挑战正统或原教旨主义的人变得越来越弱势”，²⁹ 一个原教旨主义团体表示要割去那些侮辱印度教的作家的舌头，Malleshappa Kalburgi 等理性主义作家被暗杀，而杀人犯却不受惩罚。³⁰

68. 本报告无法列出被各类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杀害的所有艺术家。近期的重大案件包括：2014 年，索马里歌手、议员 Saado Ali Warsame 因为登台时没有戴头巾，被青年党暗杀；2016 年，巴基斯坦虔诚的苏菲派信徒、歌手 Amjad Sabri 因据称“亵渎神明”，惨遭巴基斯坦塔利班杀害。³¹

69. 尽管存在这样的威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继续在反抗各类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约 40 名不同族裔和语言背景的印度知名作家有感于“不容忍和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愈演愈烈”以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暴力事件，退还了他们获得的文学奖项，以示抗议。³²

²⁵ “Paris attac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crime against culture’ — UN expert on cultural rights”, 17 November 2015.

²⁶ Arts Freedom, “Russia: Theatre director fired for staging opera that offended church”, 2 April 2015.

²⁷ FreeMuse, “USA: Christian music festival drops band due to gay singer”, 11 September 2016.

²⁸ FreeMuse, “Indonesia: West Aceh bans outdoor concerts”, 11 April 2016.

²⁹ 国际笔会作家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魁北克市举行的第八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上发表的团结声明。

³⁰ South Asia Citizens Web, “Growing intolerance: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India by Creative and Academic Community of West Bengal”, 16 October 2015, and Indian Cultural Forum, “National protest marking one year since M.M. Kalburgi’s assassin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ndianculturalforum.in/2016/09/02/national-protest-marking-one-year-since-m-m-kalburgis-assassination/>).

³¹ NPR Music, “Why was a prominent Muslim musician gunned down in Pakistan?”, 26 June 2016. Available from www.npr.org/2016/06/26/483231557/why-was-a-prominent-muslim-musician-gunned-down-in-pakistan.

³² BBC News, “How India’s writers are fighting intolerance”, 13 October 2015.

B. 知识分子遇袭事件和文化权利维护者

70.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往往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目的是消灭社会精英，摧毁其文化，通过恐吓让其他人不敢说话。以往的案例包括 1990 年代原教旨主义武装团体大规模暗杀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³³

71. 孟加拉国最近频频发生的圣战分子袭击作家、出版商和自由思想者并将其他人列入死亡名单的事件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其中包括：非教会博客作家、记者 Washiqur Rahman Babu 和 Avijit Roy 于 2015 年 2 月被谋杀，Roy 先生的出版商 Faisal Arefin Dipan 于 2015 年 10 月被谋杀(见 A/HRC/30/27，第 BGD/2/2015 号案件，以及 A/HRC/31/79，国家的答复)。

72.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她曾就保护处境危险的知识分子的必要性致函孟加拉国政府，但没有收到政府的实质性答复。此外，她还对政府随后的若干声明深感遗憾，声明中批评了遇害作家。正如 Roy 先生的遗孀 Rafida Ahmed 所写：“国家一旦压制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者的声音并实施恐吓，……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就变得不可避免……这造成知识界的真空，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恢复”。³⁴

73. 那些反对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政策或措施、为捍卫他人的文化权利大声疾呼的人往往面临重大危险。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旁遮普已故省长 Salman Taseer，他曾为因亵渎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女基督教徒 Asia Bibi 鸣不平。³⁵ Taseer 先生被一名警卫杀害，该警卫随后被判处死刑并处决，但一些人将其奉为英雄。原全国民主联盟官员 Htin Lin Oo 因为在 2014 年的一次文学活动上发表演讲时批评利用佛教鼓吹歧视的行为，被判处两年苦役，不过后来被赦免和释放。³⁶

C. 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

1. 妇女的文化权利

74. 前任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文化、宗教和传统常被错误地用来为歧视开脱，建议转变模式：不是把文化当成妇女权利的绊脚石，而是强调需要确保妇女平等地享受文化权利(见 A/67/287)。妇女的文化权利是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主要目标，他们往往号称捍卫文化、宗教或传统，实则剥夺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

³³ 见教科文组织，*Violence: A UNESCO Notebook* (1995)。

³⁴ Quot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 “The freedom of thought report 2015”, p. 7.

³⁵ Human Rights First, “Blasphemy law(lessness) in Pakistan”, 16 February 2011.

³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in Lin Oo released after presidential pardon”, (urgent action 16/15,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dex No. ASA 16/3862/2016 Myanmar), 19 April 2016.

75. 争取妇女权利是打击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别因素不容忽视。“争取妇女权利的每一步都是对原教旨主义的一次打击。”³⁷

76. 几十年来，妇女人权的维护者一直领导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斗争，但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人权运动从未对他们的关切予以充分重视。他们曾敦促注意“原教旨主义的征兆”，包括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不断升级，这些虽然显而易见，但“为了民族和宗教团结，经常被忽视”。³⁸

77. 妇女人权的维护者除其他外，通过捍卫妇女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对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他们是在根据国际规范捍卫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文化和文化权利。他们是文化权利的维护者。特别报告员赞同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与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一同发布的声明，其中警告国际社会，“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全球趋势”对妇女人权的维护者造成越来越大的危险。³⁹

78. 例如，以色列的西墙女性组织据称因为在公车上张贴支持妇女平等礼拜权的海报，以及合法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在西墙礼拜的权利等活动，而遭到骚扰。西墙的拉比仍然禁止妇女使用西墙的《托拉》卷轴，也不让她们自带卷轴。⁴⁰此外，有报告称，一些国家的极端东正教犹太群体试图实行性别隔离，甚至有学生因为母亲开车而被教会学校开除。⁴¹

79. 据报告，非洲一些五旬节教会要求教民在反对批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的请愿书上签字，该议定书除其他外，保障妇女参与制定文化政策的权利(第十七条)。⁴²

80. 原教旨主义者经常针对妇女人权的维护者和从事艺术工作的妇女，例如，阿富汗音乐节目主持人、24 岁的 Shaima Rezayee 在乌里玛委员会(政府的宗教学者委员会)批评她所在的电台及其他电台播放“反伊斯兰和民族价值观的节目”

³⁷ Zeinabou Hadari, cited in *Your Fatwa Does Not Apply Here: Untold Stories from the Fight against Muslim Fundamentalism*, Karima Bennoune (2013), p. 82.

³⁸ Ayesha Imam, Jenny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 eds., *Warning Signs of Fundamentalisms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2004)*, p. xiv.

³⁹ “Fundamentalism and populism pose deepening threat to wome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UN experts warn”, 25 November 2016.

⁴⁰ Lisa Fishbayn Joffe, “The migration of religious gender norms into secular cultural spaces: Ultra-Orthodox Judaism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016.

⁴¹ See National Secular Society, “NSS calls for investigation of Orthodox Jewish schools after driving ban on mothers”, 29 May 2015, and Geraldine Gudefin, “Sex segregation in public life in the Jewish world: the European case”, October 2016.

⁴² Horn,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s”, p. 13.

不久后，于 2005 年遭塔利班杀害。⁴³ 2015 年 2 月，利比亚民权活动家、博客作者、Tanweer(启蒙)组织——一个致力于教育、音乐和艺术的团体——主要成员 Intisar al-Hasiri 被发现遭到谋杀，可能是伊斯兰民兵所为。⁴⁴

2. 基于看到或假想的“不同”而对他人的袭击

81. 利用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作为集结号的极右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这些运动刻意挑出一些“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妄加鄙视，移民、难民、穆斯林、犹太人和罗姆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场所最常成为目标。这些运动拥有越来越多的当选代表，已进入政治主流，也越来越被接受。其中一些运动，如新纳粹运动尤其威胁基本人权，其诉诸暴力和公开宣扬种族主义信仰的意愿已得到证实。一些欧洲国家腹背受敌，既要应对原教旨主义者实施的恐怖袭击，又要对抗极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团体，后者利用原教旨主义的暴行和经济疲软来推进自己的排他性公民概念。

82. 研究指出，过去几十年，匈牙利的罗姆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惨遭谋杀与极端主义议程有关。⁴⁵ 在德国⁴⁶ 和希腊⁴⁷ 等许多国家，已发现对移民和难民的暴力袭击与具有排他性议程的党派有关。

83. 美利坚合众国 2016 年总统选举后，仇恨言论和仇恨暴力行为激增，特别是针对移民、穆斯林、犹太人、拉美人、非裔美国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妇女。⁴⁸ 这些事件往往让人想起当选总统和他的竞选言论。特别报告员对针对教育机构和学生的事件之多感到尤为关切。⁴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 2016 年脱欧公投后，仇恨犯罪案件也大幅增加。⁵⁰ 这种氛围据称导致一些移民不愿在公开场合说母语。公投前一周，著名的难民权利维护者、女议

⁴³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V presenter shot dead”, 18 May 2005.

⁴⁴ Cairo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 “Libya: Urgent action nee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face of gross ongoing violations”, 26 February 2015.

⁴⁵ Vidhya Ramalingam, *On the Front Line: a guide to countering far-right extremism*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 2014).

⁴⁶ Zeit Online, “Zahl rassistischer Übergriffe steigt” [Number of Racist Attacks Rises], 27 January 2015. 另见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的讨论, “Report on Germany”, CRI (2014)2, paras. 46-48.

⁴⁷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15/16 (Greece)”. Available from www.amnesty.org/en/countries/europe-and-central-asia/greece/report-greece/.

⁴⁸ 2016 年 11 月 18 日总检察长林奇关于美国仇恨犯罪的视频讲话。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1094 Bias-Incidents in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Election”, 16 December 2016.

⁴⁹ See, e.g., Joshua Sharpe, “Muslim Gwinnett teacher told to ‘hang yourself’ with her headscarf”, *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11 November 2016.

⁵⁰ 见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59319/hate-crime-1516-hosb1116.pdf.

员 Jo Cox 被一名男子枪杀，判处该男子终身监禁的法官指出，杀人动机是“与纳粹主义有关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排他性民族主义……”。⁵¹

84. 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对少数群体及其文化场所和习俗的攻击已经开始遍布全球，或是一些地方的佛教、印度教或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袭击穆斯林，或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在多个区域袭击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及其他少数群体。这些事件，轻至仇恨言论，重至灭绝种族，有些造成某些群体的成员大量逃亡，将改变当地的文化景观，使文化变得贫瘠。

85.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常常试图阻止人员的混合，抹杀共存的印记。例如，据报道，锡克教的原教旨主义团体雇佣蒙面男子团伙强行破坏异族通婚。⁵²

86. 人们眼中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仍然是有组织虐待的目标，包括受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虐待，剥夺了他们的许多人权，包括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见 A/HRC/29/23, 第 22 段，引用了 A/HRC/26/50, 第 10 段和第 14 至 15 段，以及 A/HRC/28/66, 第 11 段)。恐怖团体可能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实施惩罚，包括杀害(见 CRC/C/IRQ/CO/2-4, 第 27 至 28 段)。2015 年 2 月，有照片显示，据称被指控有同性恋行为的数名男子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从一个高塔上推下摔死。⁵³

87. 宗教代表为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自豪游行的暴力行为辩护，例如在克罗地亚，⁵⁴ 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称参加斯普利特 2011 年游行的人“罪有应得”，另外，天主教神学院的一名教授呼吁对参加游行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处以私刑。⁵⁵ 2015 年 7 月，参加耶路撒冷自豪游行的人员遭到袭击，16 岁的 Shira Banki⁵⁶ 死于一名刚刚获释的极端东正教男子之手，该男子此前因在 2005 年游行中捅死 3 名游行参与者被判入狱。该男子后来因 2015 年袭击事件被判终身监禁。

⁵¹ 见 <https://www.judiciary.gov.uk/wp-content/uploads/2016/11/sentencing-remarks-r-v-thomas-mair.pdf>。

⁵² Sukhwant Dhaliwal, “Resurgent Sikh fundamentalism in the UK: time to act?”, Open Democracy, 18 October 2016. 据报告，有一起事件导致 55 人被捕，其中 5 人正在接受调查。

⁵³ 人权高专办，关于伊斯兰国/伊拉克的新闻简报说明，2015 年 1 月 20 日。

⁵⁴ Jan Postić,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ctivists challenge regressions in Croatia”, AWID, 30 January 2014.

⁵⁵ “Split Pride Organizers ask the State Attorney’s Office to investigate priest Ante Mateljan!”, available from www.bitno.net/vijesti/hrvatska/organizatori-split-pridea-traze-od-dorh-a-istragu-proti-v-svecenika-ante-mateljana/.

⁵⁶ Tal Dahan, “Situation report: 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Israel and the OPT 2015” (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 in Israel, 2015), p. 4.

88. 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暴力事件凸显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跨国性质。例如，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领导人和团体据称声援了乌干达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活动并提供了资金支持。⁵⁷

89. 出于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动机对文化权利的攻击有一个共同点：压制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主题的表达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正面形象。例如，许多国家禁止描绘同性关系的电影或戏剧。

D. 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和学生遇袭事件

90. 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者以不同方式打击教育。一些地方的原教旨主义者杀害老师或向学生泼硫酸。一些地方的原教旨主义者企图在学校搞性别隔离，或者完全不让妇女和女孩上学。还有一些地方，他们企图改变教育内容，取消课程中的性教育或删改他们不同意的科学理论。⁵⁸

91. 博科圣地组织(大意为“西方教育是罪恶”)等原教旨主义运动一再针对教育机构和学生，2014年4月绑架276名女学生只是其中一例。2015年4月，青年党袭击了肯尼亚加里萨大学，杀害147名学生，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学生。⁵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团体还针对女校发动大规模袭击。在缅甸若开邦，当局和受佛教原教旨主义影响的若开族暴徒摧毁穆斯林学校，被称为针对罗辛亚少数群体的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一部分。⁶⁰

92. 教育对防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招募和洗脑活动十分关键，这类活动从学校开始，在冲突地区的训练营进一步强化，那里的许多正规学校被摧毁。⁶¹因此，儿童不得不学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设计的课程，音乐、历史和社会研究等学科被所谓的宗教教育取代。据报道，一些教育工作者因为拒绝教授这样的课程而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杀害。

⁵⁷ Jeffrey Gettleman, “Americans’ role seen in Uganda anti-gay push”, *New York Times*, 3 January 2010.

⁵⁸ Cornelia Dean, “Evolution takes a backseat in U.S. classes”, *New York Times*, 1 February 2005.

⁵⁹ 安全理事会关于肯尼亚青年党袭击加里萨的新闻稿，SC/11850-AFR/3104，2015年4月3日。

⁶⁰ Human Rights Watch, “All you can do is pray: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ethnic cleansing of Rohingya Muslims in Burma’s Arakan State”, 22 April 2013.

⁶¹ Noman Benotman and Nikita Malik, *The Children of Islamic State* (Quilliam, 2016).

四.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93. 这是唤醒我们时代的警钟。全世界面临的仇恨如雪崩一般汹涌而至，我们必须立即在全球范围内予以反击。我们必须在普遍人权框架下，通过有效、精心设计、合法的全球行动，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重建人权文化和基本尊严。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必须联合起来，制定全面、有胆识的战略。

94. 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若以强迫或胁迫人们接受某种世界观、信仰体系和文化习俗为目的，就构成对人权、特别是文化权利的威胁。太多的艺术家、作家，戏剧导演、舞蹈演员、博物馆馆长、教育工作者和人权维护者遭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的威胁或攻击，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展工作，表达自己的观点，捍卫所有人不受歧视的文化权利。他们首当其冲，还有那些只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文化生活的人也受到攻击。国际社会必须与他们并肩作战。

95. 被认为充分纳入人权体系的文化权利，是制衡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重要力量；文化权利呼吁个人享有自由的自决权，呼吁尊重文化多样性、普遍性和平等。

B. 建议

96. 为了有效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防止、惩治和制止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由此导致的侵犯文化权利行为，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社会：

(a) 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必须采取人权方针应对的人权问题；

(b) 根据相关国际法，查明并打击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宣扬宗派主义，助长对世界观不同者、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歧视态度。这项工作尤其应当通过教育完成，教育应符合国际标准，体现人文精神，包括宣传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和共存的历史；

(c) 研究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在一个社会扎根，通过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方式，消除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根源；

(d) 制定一个框架，用于识别原教旨主义的征兆，并根据国际规范采取预防行动，以阻止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确保人权。

97. 国家应当：

(a) 按照其国际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文化权利，包括艺术表达自由权和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

(b) 确认并强调，提供充分资金，促进和尊重文化和文化权利，包括妇女平等的文化权利，是任何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成功战略的核心内容；

- (c) 重申人权的普遍性，不损害这一原则；
- (d) 根据国际标准，促进人人平等；
- (e) 批准和执行相关人权条约，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 (f) 取消对人权条约，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一切保留，因为保留损害了普遍性和平等原则；
- (g) 依尽责标准行事，确保按照国际规范，对侵犯文化权利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非国家行为方进行起诉和处罚；
- (h) 按照国际标准，防止非国家行为方侵犯文化权利，包括禁止资助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加倍努力，防止武器和资源落入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团体手中；
- (i) 谴责一切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暴力行为，尤其是那些损害文化权利的行为，声援受害者；
- (j) 确保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行为的所有受害者，包括文化权利领域的受害者，有机会不受歧视地获得适当补救、补偿和赔偿；
- (k) 制定充分考虑性别问题的行动计划，以保护宗教、族裔和性少数群体以及妇女免遭极端主义伤害，当这些人成为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威胁或暴力对象时，采取紧急的政策行动；
- (l) 确保那些有可能遭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暴力和虐待的人，包括因行使文化权利而遭此风险者，能够获得庇护，不被遣返回将面临风险的地方，并确保他们留在难民营和收容中心时获得充分保护，包括不遭到仇外攻击；
- (m)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尊重和确保对抗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人权维护者——包括文化权利和妇女人权维护者——的人权，包括调查他们遭到的所有威胁和攻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在必要时以受影响者同意的方式提供保护；
- (n) 为根据国际规范促进人权的独立的民间社会的运作扫除障碍；
- (o) 让拥有相关专长的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的维护者，参与到所有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案和政策的讨论中，包括参与这方面的国际会议和谈判；确保对人权——包括文化权利——的影响始终是这类论坛的核心议程项目；
- (p) 按照国际法，规定和保障政教分离，并保障宗教自由，包括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以及改变信仰的自由；
- (q) 按照国际标准，尊重和确保所有人不受歧视地享有教育的权利；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面临危险的学校(包括女学)、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 (r) 确保学校、课程和教科书不宣扬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或歧视；

(s) 确保在学校适当讲授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暴力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公众宣传活动，包括通过媒体宣传这类影响；

(t) 通过研究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推动对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记录和分析；

(u) 采取有效行动，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但避免在此过程中侵犯人权或国际法；不以合法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

98.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专家应当：

(a) 记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打击人权侵权行为以及引起这类行为的意识形态；

(b) 记录国家资助对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抬头的影响，建立追究赞助国责任的机制；

(c) 为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人权维护者提供支持，避免破坏他们的工作；

(d) 拒绝与原教旨主义者或极端分子合作或为他们洗白，即便他们可能是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即便他们是在合法捍卫自己的人权；

(e) 根据相关申诉程序，向条约机构提交关于原教旨主义者和/或极端分子侵犯人权的案件；

(f) 努力让媒体意识到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重要性。

99. 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应当考虑：

(a) 通过关于原教旨主义和/或极端主义的人权影响的一般性意见；

(b) 在就缔约国的报告提问并得出结论性意见时，酌情系统地处理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人权的影响。

100. 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应当：

(a) 举办一次关于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跨区域人权影响的国际专家会议，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 인권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的维护者，讨论应对这一影响的最佳做法；

(b) 保障民间社会的代表，特别是长期致力于这些问题的妇女组织的代表，能够参加所有相关国际会议；

(c) 制定一套关于根据国际法有效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指导原则。